



不知何事忆人间

Buzhiheshi
yirenjian



不知何事
忆人间

Buzhiheshi
yicijian

下

竹宴小生
著



第十八章·机关算尽太聪明

眉泓替我跑了趟天宫，送了件物件——龙水符。

当初安陵帝君替我向龙主晏正索要的龙水符，我将它送还给安陵帝君，果不其然，他很快便来到了我的面前。

“帝君坐下喝口茶。”我倒是不急不缓，倒了杯牡丹茶，递到安陵面前。

安陵迟疑地坐下，手中拿着那龙水符，思索片刻便又放在了我面前，“这物件你还是拿回去。”

我端着杯子送入口中，品着那杯中的清香，琉璃色的水晃在眼前，微笑着，“自然不能，我还需要更加好的聘礼。”

安陵又重重推到我面前，“收下！”

这人，都不听我说话的么？我皱眉，看着他。

他这才反应过来，“你说什么方才？”

我舒了口气，笑道：“这话我不会说第二遍，安陵帝君。”

安陵颇为激动，一把握住我的手，“花期你方才是说要更好的……聘礼？”

我慌慌撒手，叹气道：“不仅如此，若帝君能答应我其他条件，我便从了您的要求。”

“你说，尽管提。”

“其一，我不会唤兰妃为姐姐，更不会做姐妹情深的举动，理由帝君你也知道，我是百花上神，她不过是一兰花花神。”

“都受了毒伤还来我这里做甚？赶紧去找青光真人啊……”

安陵连忙在一旁赔笑道：“上神不知，真人刚刚上九重天，事情太多……”

“混账，帝俊是为了九重天受的伤啊。”我哪里晓得帝俊只是爱看我发怒的表情，什么受伤在他这里不足为惧。

“你的云木之芒不也很有威力，何不一试？”帝俊的一句话浇灭了我心中所有怒火，只颇有怨言地瞅着他，拉着他坐在椅上。

那时的花期不像现在我这般半吊子，她的手中青光乍现，弹指间跳跃着的青光便相继渡入帝俊的体内，在帝俊那染紫的胳膊上与魔毒争斗着。

帝俊却沉沉地睡了过去，银发落肩，遮掩住难得一见的疲色。

安陵蹙眉道：“帝俊连连征战，着实很累。”

我这才有时间打量这位跟随帝俊多年的战将，他眉目清俊，脸上似乎还有些腴腆，然则我知道这位安陵一出手也是风云聚变，在战场上的意气风发非此刻能相媲美。

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，我便问他，“青光真人真的不肯为帝俊治伤？”

安陵微愣，似乎有些措手不及我会与他闲聊，“是……”

我愤愤不平得很，帝俊为了九重天的安宁从来都是自己带将出征，青光真人何时如此糊涂。

我满怀心事地看着这男人，忍不住站起身，道：“你与我来。”

我带着疑问连连的安陵，闯进了青光真人的青牛宫。那安陵在后面连忙追着我道：“上神切莫急躁，帝君的伤并不重。”

“那怎行？”我猛地停下，回身凝视着戛然而止一脸惊愕的安陵。

“少说话，多做事，随我走。”我指指青牛宫那道骨仙风的老头子。

少不得又是一番大闹，总归是你不给我丹药也要告诉我治伤的方法，不然我便带花都的花花仙子们踏平了您这青牛宫，老人家您就算法力高深，也抵不住九重天上花色漫天。

老头子长胡子吹起，一顿埋怨，直说根本是帝俊没来他青牛宫，怎么就变成他不肯治了呢？

我哪里肯依，就是赖着不肯走，撒起娇来，“真人真人……软硬都不吃，那我就赖在您这里啦……”

青光真人终于被缠得没有办法，无奈之下，将解毒之法全数告诉了我。

我拿过单方，蹦蹦跳跳，满心欢喜，完全不计较安陵对我撒谎的事，回花都路上就指摘安陵，“你啊……太过忠心，此事如何能任由帝俊妄为？”

安陵只道：“上神说得对。”

我舒了口气，拍着安陵的肩，“日后再这般胡闹，不若你直接敲晕了他……”

安陵愕然，苦笑着，“他是帝君，我怎么乱来？”

我停下脚，忽然幽幽叹气，“若没有战事……他便不会受伤了……”

正因为如此，帝俊受伤还是只会来我花都，安陵在一旁就是持着抱歉的眼色，大意是他真的无法敲晕了帝俊。

万般无奈下，几番操练，我治伤手法却愈来愈高明。

直到有一日，安陵也被帝俊抱进了花都，他的胸口渗着毒，面色惨白。

我还是不满地嘟囔道：“我这里不是医馆嘛……”

帝俊还是那种笑容，一看我也没了脾气，“花期，你还是试试吧。”

我只好收了安陵，待他也算恭敬，毕竟有帝俊的拜托，收拾起毒伤来也颇利落。

“感谢百花上神。”安陵醒来只说了第一句，便眼神飘开游离不定。

我好奇得很，口中连道：“你赶紧躺下。”

这边说躺下，那边就毫不客气地拂开安陵的衣襟，将解毒水小心地铺在上面。

这平日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神仙反倒红了脸，看得我一阵好笑。

“上主，帝君来了。”房外的侍奉唤道。

我心中一暖，含羞带怯地跑了出去。

记忆戛然而止，我只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安陵帝君。

从那忠心耿耿的战将安陵到叛贼安陵再到帝君安陵，他的变化应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。

“那是为何？”我依旧奇怪地问。

安陵长叹一口气，“你可知，这一切我多么希望，我是那个能让你挂心的人。”

我抬眼看他，“那么用现在的方法达成……你可感到满足？我早已不是当初那花期了……”

安陵微愣，突然含笑说：“这有何妨，你只是被封印了法力，大婚之日我便还了你。”

我暗暗叹气，站起身走到窗边，窗外铺开了一片百花绽放的花海，浮生若梦，几番转变，到头来谁也料不到，竟会是如此变化。

“安陵帝君，我答应你便是。”

九重天上一道惊天霹雳，这道霹雳来自于安陵帝君的一道谕旨，他将于百日后迎娶百花上神入天宮。

第十日，帝后之位留待我入宮。

听闻那日，兰妃在宮中先是晕了过去，晕过后直抓着安陵帝君的手，问为何竟要如此做？

原因我早已知道，只是不知道安陵会如何安抚兰妃。

反倒是狠狠解了我的气，道我是输家，这一局，我是彻底赢了兰妃。

第二十日，不论是天宮抑或是花都，已然一片喜庆，百花宮外的禁制悄悄解禁，我却埋在百花宮中痛哭一场。

安陵时常来百花宮伴我，明为伴我，实为监控，我也无所谓，至少我暂时还没逃离的打算，凭我一人，定然不能逃了这里，还会带来更大的麻烦，我在等那个更好的时机。

我内心还隐隐期盼，在大婚之日，我的轩儿法力恢复持着天玑剑一剑斩破天空，救我离去。

第三十日，众神仙往返花都与天宮庆贺此事，我不得不振作精神站在百花宮中，迎来送往。

其中不乏当初给我脸色、关我于门外的那些神仙，他们见着我也展开了百样的笑颜。

第四十日，杏花公子侨言自请下凡，道是应劫时到，我欣然准许，暗自将桐

柏山百花宫的地址给了他。

白英在一旁脸色变幻无端，只是因为，我这一举措将九重天上所有的目光都集在了我的身上，无人再敢轻看这百花宫中被禁足的百花上神，连着那些起了异心的小花仙。

第五十日，第六十日……那兰妃依旧毫无动静。

反倒奇怪了我一颗时刻防备的心，未料这兰妃居然如此沉得住气。

依着眉泓与我当初的想法，我需每日里都到安陵处去骚扰他一番，一来是增加感情，二来是努力哄骗他尽快解开我的封印，让我早日逃出九重天。

这日，我还是拉着安陵去天宫的花园散步，他倒是心情甚好，苦了我一直不知如何开口说那事。

“帝君。”我跟在安陵身后，走到天宫栖凤园，不由得轻唤一声。他也停下步子，随我慢行在碧湖旁。

“不知兰妃如今怎样了……”我若无其事地问了一句。说实话，还有二十天，这女子还是毫无动作，确实比以往的她高明。

“兰芷……”安陵叹气，抬头看着栖凤园的上空，这里的翠树上嬉戏着几只幼小的雏凤，时不时地发出动人的凤鸣。

“当初我登上帝君之位，兰芷出了甚大的力……”安陵似乎有些不忍。

“帝君其实并不用答应花期的。”我哀哀道，若不是为了压倒那冤家兰妃以及密谋策反的白英，我何苦非要争这一口气？

“你说呢。”安陵用那副好笑的表情看着我，似乎我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。

我连忙绕着他身周转，一副着急的神色。

“作甚？”安陵挑眉。

“我……我的封印……”我趁机撒娇，一脸的谄媚。

安陵好笑地看着我，转头去瞅那树上的小雏凤，逗得这些雏鸟唧唧乱叫。

我还是绕着他 不依不饶地求答案，他仍不慌不忙地笑着说：“你出嫁那日定能满足了你。”

又是这个、又是这个答案！这都多少天了，死活都不能缠出个结果来。

我喘了口气，不甘示弱地看着那悠哉的背影，又笑着迎了上去。

我却没瞧见，这安陵背对着我的眼眸中，又是喜悦又是伤心。

待到日头尽，我颇为疲惫地往花都的方向走，却未料在天宫外遇见了一个久违的身影，她依旧直挺着身板，一头青丝高高挽起，不留碎发，依旧是高傲不羁的态度，扬着下巴看我。

自从安陵宣布了那件事后，我还真就没怎么见过她。

听小仙娥道，她也是尽量避开我，所谓眼不见为净，还真没想到，她恐怕是刚刚想通了，与我又要打个口水战？

我的心情因为在安陵处被反拍，显然很沮丧，但又不得不振作精神去面对这位平生最大的冤家。

这心中将面前这位岿然不动表情高傲的女子拍她个百八十下，才解了气般端着端庄的笑迎了上去。

“哟，好久不见。”我连呼唤她名字的心情也没有。

兰妃不动声色，突然自我解嘲地笑了笑，“你赢了。”

“怎敢。”我迈到她身旁，九重天的云路向来铺得曼妙，我二人像解了仇恨的朋友，站在天宫云路上望着天上缥缈的云烟。

“我还以为你会守着那苍梧等下去。”兰妃冷笑。

“我似乎某些时候是比你傻。”我转头，“但不能一直傻。”

“傻一点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那岂不是会被某些聪明人给弄死？”我何时也牙尖嘴利？哦，对，全是被琅轩以及那素千围教育出来的。

“我也愿意做个傻子开开心心的在九重天混吃等死，但好像别人不太愿意。”

兰妃突然扭过头看着我，那清幽绝艳的相貌始终是上上之等，心计也是上上之等，我知道，这一次我虽然赢了，但是她的心还是坚如磐石，并未被我撼动一二，否则她也不会悠闲自得地在天宫外等着我，等着与我宣战？哦，不……姑娘，我想告诉你，我早就与你宣战了可对？

“似乎你变了很多呢。”兰妃未料我也守着三分田地，进退间博弈尚可。

“哦？你怎么不说我一直是这样呢？”

“无妨。”兰妃摆手，那绣着紫色云纹的蓝衫让我格外不舒适。紫色云纹，曾经是帝俊最爱的纹路，每件衣衫都一定要有此等装饰。

她果然是故意的，我沉了脸，像在凡间踩到一堆大便后的阴沉。

她不管不顾，似乎很开心我能立刻有了反应。

“走到这一步，那么兰芷便陪百花上神走下去。”兰妃难得笑过后正经地瞧着我，一双明眸爆出了一丝危险的气息。

好胆气！心中对此人高看几分。

“不用陪，你随我走也好。”我收下心中万千思绪，淡淡地说着，从她身边走过，朝天北海的方向飞去。

眼看着婚期将至，这安陵却如同铁打的钟，能在我种种甜言蜜语中依然保持清醒，果然不愧是心性坚韧之辈，我就算变成蜜蜂日日在他脑旁乱鸣，估计最后的结果仍是如此。

只好反复修习重生诀，将这紫色光华在体内运转了一遍又一遍。

终于叹着气，我坐在菱花窗下一脸的惆怅。

眉泓取来千秋传来的密信，看完后便化为乌有走到我身边。

“上主。”她悄悄坐在我身旁，一同看着窗外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凰阙公子说已经知道碧渊小主修炼之所，但是路非常不好走，所以他正在寻机与碧渊小主联络。”眉泓轻轻道。

“哦，也好，也不知道碧渊现在哪里修行……我的点凤笔……唉。”想当初只是觉着点凤笔更适合碧渊的体质，哪里晓得，却将兰妃最怕的法宝给送了出去。

“还有……”眉泓有些迟疑。

“是不是……轩儿……”我的心往下一沉，抓着眉泓紧张起来。

眉泓连忙摆手，“不是不是，上主想多了，琅轩少主还是没有音讯。”

我心缓缓收回，长叹口气，半晌没有回话。

“千秋还说，白英近日常去一个地方。”

我振作精神，终于找回些思绪，忙问：“快说快说。”

“便是一重天海上的一座比较隐秘的小岛。”

小岛？我立马拉住她，“走，去探探？”

“上主别急。”眉泓不动，皱眉道，“上主，白英还在百花宫，你认为我们能探到什么？”

“如果少主和芍药花神，但凡谁在就好了……”眉泓捂着脑门，似乎很苦恼想不出什么更绝妙的方法。

“笨，不是有千秋吗？”我拍了拍她的脑袋，“千秋原先在凡间一直与千围在一起，怎么也能学到千围的一二才学吧？”

眉泓恼了，“千秋哪里聪明了，聪明的话还会被那什么兰主子给骗成花妖了吗？”

啊……也是，可见这同样被骗的眉泓也不是聪明姑娘，我怎么突然有种被个笨蛋骗上贼船又下不来的感觉呢？一脑门子心思，我颓丧地躺回在床上。

等到第三天终于忍无可忍之时，白英在眉泓的密切关注下，快步走下台阶，屏退左右小花仙，小心环视四周后，独自一人腾云飞出了百花宫。

这种行径一看便知不一般—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我们去也。

我与眉泓对视一眼，双双遁出房间，在白英身后不急不缓地跟着。

九重天九重天，每一重天相隔万里，看似近在咫尺，实则决不好飞。

从九重天可去往一重天，但从一重天便无法下凡间，若要下凡间，需求帝君符令才可从雷刑台上直奔凡间。

一重天乃是龙族栖息之地，这片天海最适宜龙族繁衍生息，我与眉泓飞得极为小心，却见那翠羽黄衫的白英，飞得那叫一个坦荡。

果然，只有我们是在做着不可见人的勾当啊……

一重天的天海岛屿众多，修成人形的龙族便群居在此，一个个精致的小木屋丛立在大大小小的岛屿上，时不时会有一二龙族从我们身旁经过。

好在我还算上神，额间一抹天然的印记，让他们忽略了我动作中的窃窃，纷纷让路，大概是以为我去寻找龙主晏正或者是龙九子中的谁玩耍吧。

遥遥那天海龙宫便矗立在蓝波万顷中，岛屿也渐少，最多只有些小龙在天海中嬉戏。

却见白英突然停下，我们连忙躲在了某处岛屿的树下。树荫蔽了九重天上的日光，也挡住了我们俩的身躯。

她机敏地环顾四周，眼睛在搜索中竟然瞄向了我们的方向。

我心中微惊，这白英何时法力提高如此之快。

为了不打草惊蛇错失时机，我们没有显露身形，静静地候着白英再次行动。

她站了很久，终于继续缓缓前行。

我们探出头来，却不见了这人影，彻底傻眼，面面相觑。

跟丢了白英，我这百花上神的脸真是丢大发了。

如此想着，我有些不服气，莫要以为我便没有了办法。

寻思间，我的目光投向了脚下的天海，眉泓倒是颇为好奇地盯着我。

所以说，我有时候灵光一动之时的脑子，还是值得夸耀一番，若是轩儿在，一定会夸奖我。

在天海中时不时游过一二小龙，张牙舞爪的模样威风得很，我蹲下身子，对那水中游来游去灵智未开的龙群仔细观察，终于瞧见一条眼眸中闪着俏皮光芒的小白龙，于是伸手招了招。

那小白龙先是有些迟疑，我又微笑着招了招。

小白龙龙须轻抖，离了与自己嬉戏的青龙，游到我的身边，化作一个半大不点的小娃娃。小娃娃张着一双黑曜石般的剔透双眸，伸着藕节一般的胳膊，摇摇晃晃向我们走来，咧嘴笑问：“姐姐——”

我骄傲地看着满脸惊奇的眉泓，叉腰一副自得之色，没办法，我这人果然是御儿有方，对娃娃有天生的吸引力。

手中化出一颗灵物们最爱吃的红果，放在小白龙面前，笑问：“小娃娃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晏巽。”小白龙笑得开心，见到红果立刻瞪大了眼，露出垂涎欲滴的表情。

我想起了在桐柏山百花宫师从凤阙修仙的蛇灵儿子白歆，他若是修行得道，也可化龙飞天，见着这晏巽，反倒对白歆有了些思念。

一想之下，也不想引诱这孩子，将红果递到他面前，细心地喂他吃下。

晏巽满意地吞下红果，还拿那红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周，将果皮及果汁舔舐干净，才分外亲热地搂着我的胳膊，与我坐在一块礁石上。

“晏巽乖，告诉姐姐，方才有见到一位穿着黄衣服的姐姐么？”

晏巽眨眨眼，思索着我所说的这两人。

“黄衣姐姐过去了呢。”白巽咧嘴回答。

我继续摸摸他的头，他似乎很是享受，伏在我怀中打着滚，这模样倒像全了那个胖嘟嘟的碧渊。

“晏巽知道黄衣姐姐去了哪里？”我含笑问，声音也愈发温柔。

晏巽挠头，皱紧双眉，才有些怯怯道：“那个姐姐去了风烈岛……”

我大喜，将脸凑到那娃娃眼前，着紧问：“晏巽带姐姐去风烈岛可好？”

晏巽忙摇头，“不行不行，爹爹说，我们不能去那个地方。”

我摸着 he 圆圆的头颅，滑过那短短的小龙角，龙儿撒娇地晃着脑袋，我才颇为可怜地问：“真的不行么……”

晏巽琢磨着我的话，又瞧着我眸中的哀求，还是站起来，昂首看着我问：“姐姐真想去吗？”

“是呢。”我点着头。

晏巽心中有些矛盾，很明显，在爹爹与我之间做着抉择。

从我待琅轩的经验而言，孩子最抵受不了诚恳的眼神，这是心与心的交流——当然这只是我待琅轩，或许有特例也不一定。

所以我很诚恳地望着他，表达着我想要去风烈岛的愿望。

晏巽忸怩一下，小脸皱在一起，瞅瞅四周，扑通一声跳入了海中。

“啊。”眉泓轻呼，我却说她大惊小怪，龙入水中有何惊奇的。

晏巽化为原身，长尾一摆，向我们友好地示意着。

我口中一松，才带着眉泓紧紧跟上。

九重天上有六座神秘的岛屿，据说当年帝俊建立九重天，并不是因为法力不够出现失误，而是空间错落的玄妙，使得这些岛屿隐秘在九重天的各个角落。

若是特意去寻，或许很快便失落在了这种类似于虚空之地的地方，所以甫上九重天，便被前来拜贺的上仙嘱咐过。

说曾经便是有小仙不了解情况，在小岛附近消失了踪迹。

我还傻傻地问那上仙：“或者是送到哪个地方去了？”

上仙拂袖，“若是上古魔兽聚集之地，你便等着死无葬身之地吧。”

我只好咋舌，收了去探访的心思。

我现在只好奇，白英不但找见了风烈岛，居然还经常前往这等危险的地方。她一定是在我的步步紧逼下寻见了什么机缘。

离那缥缈雾气愈近，那小白龙便有些怯弱，摆动着龙尾停在了某处，黑曜石的眼中闪着微光，似乎在告诉我，此处已是极限。

我微微蹲下，将手探进天海中，拨了拨那小龙的龙角。

“眉泓，你也留在这里。”

眉泓傻眼，问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“自然是替我看着，若有问题还得找人来救我。”我无奈道，“我还没强大到那般自信，留些后路我比较安心。”

眉泓想着也释然了，与那小龙到了偏处，抓着我的手说：“上主你可千万小心。”

我只交代，“若我久久未归，那便是去了另一个空间了，多好，我就逃离了九重天，是吧。”

眉泓听着跟随我一起笑，梨涡泛着极为可爱。

这话说得轻松，我却想起那位上仙的话，但凡将我扔在上古魔兽的聚集地，我就真的灰飞烟灭了。

不过像我这种福大命大的人，怎么也该掉进一座温柔乡，内中有类似琅轩、凤阙、韶华、千秋美男数人。

好吧，我只是自我安慰。

隐入那透明的薄雾，从外向里，一览无余，反倒是从里向外，仿若厚壁。

我谨慎地迈出一步，在薄雾中穿行。

遇见那强风袭过，我就立刻躲开，行走小心，也惊疑万分。

似这等绝妙之地，她不但进来了，而且进来了如此多日，甚至进来了毫无所碍。

我对你刮目相看，姑娘。

再飞个数里地，才见着一个沉在风洞漩涡中的岛屿。

这座岛见不着方圆，岛身都沉在那风洞中，唯有岛屿的顶光秃秃的露在外面，瞧着我一阵阵战栗的，这要怎么进……

身后突然狂风大作，一阵又一阵的风推着我向那裂风处跑去。

我尝试着幻出一朵花，若箭一般射向那风洞岛屿。

岛屿的风穴瞬间触发，一阵飓风将花朵撕咬得粉碎，我捂着唇，不敢置信地

看着近在咫尺却无法触碰的岛屿。

果然不愧是风烈岛。

旋涡的中心是岛屿的顶端，而风穴中，唯有那中心位置静止不动。

我思忖着，在考虑自己是否真的要尝试着进入这风烈岛，看看白英到底在做些什么。

进与不进似乎也只在一念之间，我悬停在风阵前，顶着巨大的风力，缓缓地一点一点推向那裂风之处，凡触及者，皆会被这裂风撕碎的吧。

所以谁说只是虚空之地的会被甩到不知名的地方，明明是会被撕得灰飞烟灭，被骗了！

还温柔乡呢，我看是我这天地孕育的上神先被撕完了，然后接着再出生一次混入温柔乡中做梦吧……

也就在我踌躇间，脑子却突然嗡的一声，脑海中的世界摒除了身边的飓风环绕，瞬间清静。

“风顺起，路阻却天近。”有人声在耳畔轻轻说着。我吓得后退一步，却立刻被飓风迅速推前。

我皱眉想着方才那句话，在渐离那裂风愈近，愈来愈近的时候……叹着气，双手掐诀，一股温润的紫色光华包围住我，同时双手向上一撑，对着那薄雾中的飓风狠狠击去。

反弹之力将我向后猛推，同时身后的风汨汨吹起，我只觉身后强风大作，脚下也风声赫赫，我紧紧闭上眼，随着那飓风的走向将自己扔进了那个中心地带。

“嚓……嚓……”耳畔徒留奇怪的声音，似人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由近及远。

“砰……”烟尘四起，我坐在一座光秃秃的山头上，仍对方才在耳边响起的声音心有余悸。

明明似乎是在帮自己，却又像是诱使着我进入了这座山头。我趴在山头等了一会儿，才拍拍衣服，缓缓站起身。

山头很平，四野无声，那“嚓、嚓、嚓”的脚步声也消失不见，仿若跌进了一座寂静空山中。

或许……也许……可能……

穿越了？

那充斥着各种美人的温柔乡啊，捂着头，我叹息一声，环视四周，寻了个方向，向山脚下走去。

山不算高，水不算深，怎么看也如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山头。

这般想着，明显轻看了这座山的玄妙，只一脚，便踩空陷入了地下。

“啊……”我护着脑袋，没预料到此种情况，居然就这么毫无形象地滚了下去。

跌碰几下，才发现，那普通的山头只是个障眼法，地下仙山才是这座风烈岛——真正的世外桃源的真面目。

我扶着腰，缓缓站起，哎哟喂，这老身子骨了，果然不靠法力，摔一下也疼得很。

这一错手触碰，才发现单手抚着的是一棵树的树根，那根须似活物一般，在手中飘飘荡荡，我下意识抬起头往上看，是树干，再往上看，是满树的花冠。

数不清的桃花树、秋枫、玉兰树、海棠树……一时间若花期错时，整个风烈岛竟然存在了这样的不养之花，凌空漂浮着，无根无水，却异常茂盛。

这里的灵气颇不一般，我直起腰，缓缓移动着步伐，担心一走错便进入了另外一个虚空境界。

所谓的迷踪幻境在仙家并不少见，从我这大脑有认知以来，遇见的迷踪幻境不下百数，这个风烈岛，简直像个花径迷踪。

是因为入了幻境所以成了百花径，还是本就是百花径，在明晃晃地等着百花上神的自投罗网，还真不可知。

自然，我是无法深究的，若是因为我这百花上神的到来，让这里变了模样，那么白英必是已经察觉。

我是个既来之则安之的人，所以便坦荡地在花径中游走，如果只是个小白英，除非她近日里法力大涨，才有克倒我这万年之神的能力。

心中如此想着，往前迈的步子也变得坚定一些。

一道弯、两道弯，前面的尽头走到，又出现了一个弯路。

在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弯路上，只能看见我这个身着天蓝色云衫的女子。低着头，耐心的迈着步子，数着走了第两千步的时候，我终于撞在了一个花障上，慌慌地抬起头。

看着这成片的兰花花障，我的嘴角却浮现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，这种法术，如果能挡住我，那老娘便不是百花上神了。

然而，看着眼前成片的兰花，我似乎闻见了那女人的味道，这眉眼泛起了嫌恶的表情。

所以我轻轻地放缓脚步，单手在这花障中溶出一道入口，身形没入了花障中，向里看去。

灵力沸腾，雾气笼罩，瞬间仿若踏入了一宗灵源，浑身浸沐在其中，极为舒适，比之曼陀罗海中帝俊特意准备的那竹亭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透过重重白烟，放眼其中，便见谷中腹地内隐约有一二人影，在舞动着什么。

灵泉！眸子倏然放大，凝视着那正中如凝乳般的小坛，小坛中盛放着的白色凝乳，散发出惊人的白色灵气，正是长久以来仙家传说的灵泉，想不到居然在传说中的风烈岛上。

灵泉旁隐隐约约的两人，我想正是兰芷与白英，她们并不仅仅像是要提升法力，而是在进行着某种交换仪式。

这般想着，手也在空中捞出一把轻灵的白烟，在瞬间一抹，再向那方向看去。

两人在我眼中变得清明起来，兰芷与白英端坐在灵泉旁，灵泉的阵阵白色烟气萦绕在她们的手间，她们额间的花神印，在修炼中陡亮再暗。

像她们在灵泉边修炼无甚好奇，然则她们此刻在做的事情明显不仅仅是修炼，所以我静静地藏在花障中，细细凝视着她们的一举一动。

此刻若螳螂捕蝉，或许还有黄雀在后，但我已然顾不得许多，凝眸向那方向看去。

她们的一只手交缠在一起，白英脸上有些痛苦，额间的花神印渐渐凝成血色，似乎要转瞬即逝，而兰芷的额间，却愈加明亮，点点红色的血丝，顺着白英的手，向兰芷的手缓缓渡去。

灵泉的灵气慰藉着二人，这点点血丝却牵动住伏在一旁的我，被这一幕闹得哭笑不得。

这半天，原来竟是渡那心头血。